



顶楼上的小老鼠

〔新西兰〕葛洛里娅·吉卜森 著

余青 赵祥安 译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78(1)84

顶楼上的小老鼠

〔新西兰〕葛洛里娅·吉卜森著

余 青 赵祥安 译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顶楼上的小老鼠

〔新西兰〕葛洛里娅·吉卜森 著

余 青 赵祥安 译

☆

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南宁市河堤路14号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3.25 印张 52 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 — 5.200 册

书号：R10113·305 定价：0.42元

目 录

一、新家.....	(1)
二、别拿陌生人的钱.....	(8)
三、我们逃吧.....	(15)
四、我的第一只兔子.....	(22)
五、要能浮起来，就不会淹死.....	(29)
六、希比——爱的女神.....	(35)
七、火!	(40)
八、SOS	(48)
九、雪貂.....	(57)
十、小牛.....	(64)
十一、一辆老爷汽车.....	(69)
十二、班弟.....	(76)
十三、成功.....	(82)
十四、“骄者必败”	(88)
十五、顶楼上的小老鼠.....	(93)
后 记.....	(97)

一、新 家

车夫扬鞭赶着四轮马车转过拐角，停在上门的大栅门旁。几匹马摇晃着脑袋，柔软的鼻孔在 大声喘气。当它们跺脚的时候，马具发出丁当的响声。前面穿过一片长满青草的牧场，是一条人来人往踏出来的羊肠小道。那一头还有一个栅门通向校舍的后院。



“跳下来，雷切尔，去把门打开。”我父亲说。

我下得车来，大摇大摆去开了门，又往前朝另一扇门跑去。

“来，”我对我的两个弟弟说道，他们摊手摊脚躺

在马车后部。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“你们几个先得帮忙把行李卸下来。”爸爸说。

“不要跑开，”妈妈也说，“我和你们一起卸行李。”

车夫把马车赶到门廊旁边，我们忙着把箱子、盒子搬进去。家具比我们先到，已经安放在我们的新家里了。

从北坎特伯里省的怀奥到这里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和马车，尽管我们都已经很累，却还是很兴奋，不想休息。我和苏珊在房子里东看看，西看看。姐姐却陪我们到房子周围转悠，看看堆干草的仓库、放木头的小木棚和鸡舍。我能看到桉树种植园那边爸爸的新学校——雷卡依亚小学。苏珊、麦修和我都将在那所学校里上学。

在干草仓库旁边是一片混凝土场子，一头挡着木栅栏。“那是牛栏。”妈妈说，“母牛明天运来，一起运来的还有几只母鸡和公鸡。”母亲首先想到的总是家里吃的东西：有没有牛奶、白脱油、鸡蛋等等。她有时候还烤母鸡给我们吃。她是位好厨师。

“我们也能养只猫吗？”尼克问道。班弟——我的那只粗毛狗，是和我们一起从怀奥到这里来的，不过我们没有猫。

妈妈点点头：“我们看看办吧，你们得自己照料

它。我忙不过来。”

“我来喂母鸡！”我说。

“不，我来，我来，我要喂母鸡！”尼克叫喊道。

“你不能。你太小了。”

“我还小？我已经四岁了！”

“行，”妈妈说，“爸爸正在替你们排一张表，你们都会有事做的。”

“你们女孩子可以做做家务。我去帮爸爸干外面的活，”麦修说。

“那不公平。难道就因为你是个男孩，就可以光干外面的活，我们应该轮着干。”

我们一伙走进屋里，爸爸已经排好了一张表。

“苏珊，你最大，负责灌满煤油灯。灌油的时候不要划火柴。厨房里一盏，吃饭间里一盏，还有一盏备用。洗衣房里的煤油听顶上有一只洋铁唧筒和漏斗。灌完煤油后盖一定要拧紧。你还得帮助洗碗。知道了吗？”

苏珊点点头。她喜欢负责重要的工作。

“雷切尔，明天母鸡来了你负责喂食喂水。妈妈负责和好饲料，你去倒在槽里。早晚洒一勺麦子在饲养场上，还要收集鸡蛋。你还要帮苏珊洗碗。”

“噢，为什么一定要我洗碗？为什么不让我干些

外面的活？”

“我洗不了那些油腻的碗！”苏珊说。

“要是有一只椅子，我可以洗碗。”尼克说。

“好样的，小家伙。就这样安排吧。尼克、雷切尔和苏珊洗碗。麦修，你劈木柴，把木柴箱子装得满满的。早晨把厨房和吃饭间里的炉灰扒出来，为妈妈生好火。我会把圆木劈碎，所以生火的木柴片尽够用的。还有，你每天要给母牛饮一次水。你出来，我做给你看怎样使用唧筒。”

水井在后院中央，有一个凸出的木质出水口固定在井口上。水泵喷水口的下面，是一只马口铁的浴盆。

爸爸上下掀看唧筒的柄。唧筒柄掀起来倒不费劲，就是水出不来。

“唧筒里先要注点水进去，”他说，“跑去在水箱里舀一勺水来。”

后门外面的木架上竖着三只大水箱，收集房子尖顶上流下来的雨水。爸爸把水灌入唧筒，使劲掀了几下唧筒柄。唧筒柄掀起来越来越重，不久水就从喷水口里涌了出来。

“我来掀一会儿好吗？”麦修问道。爸爸放开手里的唧筒柄。

“你是该多练习练习，”他说，“母牛每天需要大量的水，才能产奶。”

突然，头顶上传来一阵叫喊声。

“救命！来个人救救我。我下不来了。”

尼克站在草料棚顶上的窗台上。他双手紧紧抓着窗框，脸朝下惊慌失措地看着我们。

“我要掉下来了！高得吓人。”

“不要动，”爸爸叫道，“双手抓住，别往下看。我就来。”

他穿过大开着的仓库大门，爬上搬走的房主留在那里的草垛。尼克朝窗框跳过去的时候，顶上的草垛滑了下来，使他上不去下不来。爸爸赶紧伸出他那长长的手臂让他安全下地。

“别从后门过来，”妈妈在厨房门口喊道，“我正在打扫。走前门。你们孩子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打开行李。”

每当我们搬进一幢新房子，不管原来怎么干净，妈妈总要给厨房和吃饭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。在此同时她还要把亚麻油毡^①擦得亮亮的，还要生起炉火，很快地把饭菜准备好。

苏珊和我分住一间顶楼卧室，厨房后面有一个黑黢黢的楼梯通到上面，楼梯周围钉上了木板。在倾斜的屋顶下我们各有一张窄小的床。有一扇极小的窗户，朝外看，是一片桉树种植园，同时越过平坦的坎

^①亚麻油毡又称漆布，过去用作桌布。

特伯里平原还能一直望到雷卡依亚河，望到长长的铁路公路桥，那是南半球一条最长的木桥。^①

楼梯口对面还有另一间顶楼房间。所有大大小小的箱子，包括一些空衣箱，一只放旧衣裳的马口铁大箱子，还有一些用不着的家具都堆放在那里，这些家具里包括爸爸的一张桌面活动的书桌。他为了写作又买了一只较小的书桌放在楼下墙头电话机下面。他经常为报刊写写文章，有时也写写小说和一些地方上的通讯。这是他教书以后的业余爱好。我有时候也读读他写的小说。我想，长大以后做一个记者一定很有趣。我最喜欢的是用大写字母起草标题。写《公牛破坏了牛栏》、《袭击面包师傅的手推车》、《小鸟白吃圆面包》等等。

“把你的蜡烛拿开，别靠近窗帘，小老鼠。”晚上妈妈替我裹紧被子，吹灭蜡烛。“小老鼠”是我在襁褓之中奶奶给我起的名字，那时候我又小又弱整天安安静静的。我现在可不怎么老实，不过妈妈有时候还喜欢用这个外号叫我。我也很喜欢这个外号。

“我们在这里一定很快活，”我对黑房子那头的苏珊说道，“我想去爬爬那些大桉树。”

“你要掉下来的。”苏珊说。

①新西兰是唯一真正属于南半球的国家，新西兰最长的桥也就是南半球最长的桥。

“不，不会。我明天一定要去爬一棵试试看。”

“只有男孩子才爬树。”

“那是蠢话。麦修能做的我也都做得得到。爸爸还要教我打猎枪呢。我要和爸爸一起去打兔子。瞧着吧！”

我蜷缩在毛毯下面，闭上了眼睛。大字标题形成了……《射击赛中年轻的女孩战胜男孩》。“眼睛盯住目标，她扣下了扳机。百发百中的子弹飞射出去……”

二、别拿陌生人的钱

妈妈把银币拿在手里朝下看着我。“别拿陌生人的钱。他为什么把钱给你？”

我低着头，站在花园小径旁一堆热烘烘的泥土上，把一双光脚踏来踏去。“不为什么，他只是要看看我的滑橇。他说我的滑橇最好，所以给了我六便士。^①”我心里也巴不得当初没有拿这个银币。

麦修拖着滑板上涂过油的滑橇，从大门口跑来。“妈妈，”他喊道，“一个游民给了雷切尔六便士。他喝醉了。我叫她不要拿。”他一五一十告诉母亲说，不过并没有加油添醋。

“他没有醉，就是这样嘛。是他叫我收下的。”

“他醉得很厉害，醉得象一只臭鼬！”

“不要大叫大嚷，麦修。”妈妈说，把我拉到她的身边，“看，现在想还也已经晚了，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。不过我有一个主意，你和麦修到鸟窝里去掏麻雀蛋，一百个麻雀蛋换三便士，你们可以挣些零用钱，同时又帮了农民的忙。”

^①便士：英国铜币，十二便士合一个先令。

每年人们都要指望收获更多英亩的小麦、燕麦和大麦，所以在我们雷卡依亚大家都化很多时间去研究麻雀的危害。它们成千上万地在高大的桉树和大卡巴树防护林带上筑窝。它们特别喜欢吃新播下的种子。它们跟着马拉的犁，珠子般的眼睛盯住犁刀和耙子，从不漏掉一点东西。种子刚从播种机倾泻下来，它们就成群结队叽叽喳喳飞下来。过些日子一排排绿色秧苗中间会出现大量空档，那时农民心里多不好受。

他们向州委会求援，于是州委会提出一个奖励办法，即每一百只麻雀蛋或一百个麻雀头可以换三便士。半个便士便可以买一根甘草，一大块泡泡糖，一根红白相间的螺旋形薄荷棒糖，或者一块冰淇淋。三便士是整整一个星期的零用钱。

“来，”麦修说，“我们出发吧！”我们很快拎起砂桶，朝着教师宿舍和学校之间的桉树种植园走去。我们的母鸡正在树中间扒土寻找食物。我们新买的黑母牛比弟也在那儿吃草。她那毛糙糙的舌头卷住一簇簇长草拉扯下来。我喜欢听她发出嘎吱嘎吱又咬又嚼的声音。

那些高大的树上都有上百个鸟窝。我挑选了其中一棵。那棵树最低的树枝正好在我头上。我用胳膊和腿抱住树皮剥落的树干往上爬，爬到能够紧紧地抓住最低的树枝才喘喘气，用一条腿把它勾住。爸爸常

说：“双手紧紧抓住，脚下打滑也不要紧。”

我的两条腿倒吊在上面，一双手小心翼翼地抓住树干，朝前弯身，这才松开一只手慢慢伸进热烘烘软绵绵的圆形鸟窝里面。我摸到毛绒绒的羽毛夹层里有四只小小的麻雀蛋。我把蛋壳上的尘垢和羽毛拭掉，然后小心翼翼把雀蛋放进嘴里，一边塞两个。

然后我荡向第二个鸟窝，我把牙齿松开，舌头抵着雀蛋，紧闭着嘴唇。第二个窝里有两只蛋，这样我的嘴巴就塞满了。我从树干上滑下来，做一个稳稳落地的动作，并且把雀蛋放进桶里。

麦修从他的树上猛冲下来。他的双手打滑，快到的时候不得不猛地跳下来。他吐出的是满嘴蛋黄和蛋壳。“呸！”他叫喊着。

“哈，哈，不中用的家伙！”我取笑他。

那一整天以及后来很多天，我们到处爬树搜捣雀窝，天天晚上心满意足地数着我们的共同收获。我们的目标是八百只蛋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我们两人的钱罐里就要装上二个先令的钱啦！

在州委会的院子里我感到很恶心，我的眼睛盯在一口废井用砖砌的井栏圈上。沉重的木盖已经拿开，太阳斜射进砖头砌的井壁。大约三米下面的井里一片漆黑，看不到井底。只有冒出来的一股霉味透露出里边是放着什么宝贝。孩子们天天带来已经成千上万的

雀蛋和雀头，州委会都倒在里面。好一个阿拉廷^①存放财宝的山洞！

一阵刺痛的感觉从我的腿肚子上升起来，传遍我的脊梁骨，我赶紧从井栏圈那里往后退。他们把我们的雀蛋毛估一下，也倒到井里去了。

我把自己的先令换成一便士和半便士的小币。那样看上去好象要多些。这是擦伤、跌伤、有时是满嘴生雀蛋的全部代价。

我打开盖子把硬币放进钱罐里。那枚游民给我的六便士银币也在里边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大钱币。我现在恨那枚硬币。我知道那人很穷。我知道他醉得很厉害，不清楚自己干了些什么。用那六便士他可以买面包和奶酪，或者洋葱和土豆。

搜遍了鸟窝一无所获，为了多几个零用钱，我们又不得不去找别的财源。我们在雷卡依亚河岸边废弃的垃圾堆里搜集空瓶子。

突然我一把抓住麦修，把他拖到芦粟丛后面蹲下来。我们前面的河边有一片多石的滩地，有一间小棚屋或称为游民的茅屋，这种茅屋贴地而建，一头塞在两根柳树干中间，借柳树遮蔽风雨。我认出来那人就是给我六便士的游民。

^①阿拉廷(Aladdin)，阿拉伯民间故事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人物。

他站在茅屋低矮的门口外面，正在把旧衣裳塞进一只麻袋里。他的毯子已经卷起来，捆上了麻绳，一只熏黑了的铁罐和一只搪瓷杯放在旁边。他已经把过冬的茅屋用一些木板、旧铁皮和铁丝封住，准备上路，因为夏天即将到来。



“别让他走掉。”我悄悄地说了一声，站了起来。

“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”麦修叫嚷道。

“轻些，声音轻些。你看他要去，我去和他聊聊，马上就回来。”

我不理睬他的反对，拼命地跑过河床，上了河岸，跨越牧场，穿过种植园，冲进家门，登上楼进到我的卧室里。

“你们倒底在干什么？”妈妈叫道。

“以后告诉你。”我气喘吁吁冲下狭窄的楼梯，出了后门。我沿着同样的路线往回跑。口干舌燥，我的双腿越过了重重障碍，肺部感到一阵剧痛，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。“上帝保佑，不要让他走掉。”

他总算还在那儿。他封好了茅屋，又作了最后一次加固，正在调整肩上那只麻袋的位置。那卷毯子已经斜挎在他背上，上面还挂着罐子和搪瓷杯。他那件旧外衣的几个口袋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往下直坠。

麦修宽了心，跟在我旁边朝那个游民走去。他那对浓眉下的眼睛很快朝我身后瞥了一下，想看看还有谁会过来。我看得出他并没有认出我。

“还给您六便士。”我说。我拿出来给他，而他不由自主地接住了。

“啊！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您不记得了？您给了我六便士——为了我的滑橇。不过我不需要它。我要您拿回去。请吧！”

我拉住麦修的手就跑。

“嗨，回来！”游民叫道。他在追赶我们，身上的铁罐哐啷哐啷响个不停。

我已经离他有一大截路啦，我觉得自己轻飘飘的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我丢开麦修的手，飞跳过一条尽是砾石的小河。这时我才想起了一件事。“谢